

批评与思考

——中国新时期诗歌

曹纪祖 著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PI

PING

YU

SI

KAO

批评与思考

——中国新时期诗歌

曹纪祖 著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批评与思考

PIPING YU SIKAO

作 者 曹纪祖
责任编辑 林文洵
封面设计 任兆祥
版式设计 邓小林 黄小骏
责任印制 喻 辉
责任校对 冯 琳等

书 号 ISBN 7-5411-1705-6/I · 1494
成品尺寸 210mm × 148mm
字 数 208 千
印 张 9.5
版 次 1998 年 6 月第一版 2006 年 1 月第二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 86259285 [发行部] (028) 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照 排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定 价 19.50 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举报电话：(028) 86636481 86241146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电话：(028) 84122206

该书荣获

第三届四川省文学奖

第二届四川省文艺评论奖一等奖

编者的话

诗歌很老，诗家甚众，绝佳风景多在曲折跌宕处。从 20 世纪初首开先河到 20 世纪末气象万千，中国新诗已经历了数度潮起潮落。尤其是在近二十年来的所谓“新时期”中，由大潮奔涌到眼下的景象低迷，更是给人以无穷的激动和感慨。洪峰之后，水落石出。当此世纪之交，正好作一番认真的检查回顾：“新时期诗歌”究竟该作何评价？中国新诗当向何处去？本书作者曹纪祖先生，从诗人而诗评家，以其真切的实践感悟，深厚的理论素养，锐敏而辩证地对之进行了冷静的回顾与前瞻，批评和思考，旗帜鲜明，富于创见，论述扎实，情真意切，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想，张扬了现实主义的美学精神，无疑对中国新诗之发展流变具有重要的求索意义。本书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宝贵的史料价值，而且一扫理论文字常有的枯燥，笔力畅达，文采显见，极具可读性。我们谨郑重推出此书，供诗界朋友和广大读者参阅。衷心祝愿中国新诗在新世纪继续势若江河，奔涌向前。

目

录

CONTENTS

- 抒情风格的丧失与文学意味的贫弱 1
- 新诗：竞争的潜力在哪里 8
- 浅谈诗的哲理发现
- 兼评当前诗歌创作中的玄秘倾向 17
- 试论中国诗人的素质 26
- “先锋诗歌”的历史疑问 37
- 新诗的危机与解脱 46
- 诗歌反映改革之我见
- 兼评几首农村题材诗 53
- “女性诗歌”漫议
- 伊蕾《黝黑的水》读后 59
- 附：也谈“女性诗歌”
- 兼谈曹纪祖议伊蕾《黝黑的水》 65
- 再谈“女性诗歌”兼答任桂秋 71
- 试论“现代诗”对中国诗歌传统的变异 75
- 附：中国诗：传统与现代之辨
- 对曹纪祖文章的一点商榷和补充 82
- 回顾：新时期诗歌主潮 91
- 评当今诗歌创作的几种流向 99
- 评汪国真诗的文化品位 113
- 杨牧其人其诗 122

“适度”原则及其他

——散议张新泉的几组近作 125

论叶延滨诗歌的价值取向 130

生活的礼赞

——读徐康新作《永远的初恋》 140

鄢家发《边地雪笛》的文化意蕴 147

王志杰与他的人生三部曲 152

诗歌现实中的又一种存在

——张大成《躲藏的浪花》读后 155

遵从生活的感召 留下时代的诗篇

——读叶延滨新著《都市罗曼史》 158

生命的昭示与生活的恩宠

——评青年诗人樊雄的创作 162

读曾有光《森林边沿的感叹》 168

雅安诗人五人评 171

“乱花渐欲迷人眼”

——1991年四川诗歌创作巡礼 178

锐意进取 稳中求新

——评《星星》诗刊的编辑方针

和近一年来发表的部分作品 189

推波助澜 繁荣创作

——1994年《星星》“中国诗坛方阵”漫评 199

也谈“生命意识”

——读《古诗十九首》有感 207

谈谈现代诗的叙述方式 210

简论生活美的诗意表现

——读诗杂感 214

关于“古典诗词与民歌相结合”的思考 218

诗美浅论 220

请在画面上留下空白 223

浅谈诗的艺术构思 225

对诗歌评论的一点评论 237

新时期的四川诗歌 241

蜀中诗歌今何为 277

诗的灵魂永远光亮

——读李瑛组诗《燃烧的生命》 281

评论得失 促进创作

——第四届四川省文学奖诗歌评奖综述 285

再版后记 289

抒情风格的丧失与文学意味的贫弱

莫非新诗创作当真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诚如历史上慷慨悲歌的汉魏风骨之后，是齐梁文风的绮靡，新时期诗歌经历了忧患深切的悲壮、崇高与凝重之后，忽然走向了追逐形式与技巧的道路。不用说那些“生活流”流得卑琐的诗，也不用说那些“意识流”流得玄秘的诗，单以可以一读的诗而论，更多地是让我们看一种新奇的构思，看一种不一般的表现角度，看一种未曾多见的“意象”。具有深蕴的内涵，而又情真意切，以情动人的诗是太少了。与之俱来，以非文学语言“说出”一种新异的篇什是太多了。诗作为一种高层次文化现象所独具的情感素质与文学品格，正在逐渐消失。

何以至此？

也许是因为过去虚假的抒情太多太滥的缘故吧？也许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更看重现实利益，生活纷繁忙迫，那种纯真的情愫少了的缘故吧？也许是诗歌自身的发展需要走过这么一段弯路吧？不管怎么说，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令人鼓舞的。它至少带来了两种后果：一是诗歌在拓展题材领域和表现手法的同时，却因缺乏热情而失去较多的读者，从而缩小了自己的圈子。二是在以变异为时尚的追逐中，由于否定得太快，

由于重技巧而轻内容，重表现而轻真情，真正的诗和诗人来不及成熟，便在一片喧嚣中被淹没了。诗坛痛感缺少大手笔，而大手笔的问世可能推迟了。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吗？

够了。各种名目的旗号与主义已属多见。各种花样的试验与造作已属多见。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已属多见。在芜杂的诗歌现象中，也许最重要的是辨别真伪。在革新的尝试中，也许最重要的是保持和发展诗之为诗的那些特征。如果我们不甘心诗的异化与沦落，我们也许会抛弃那种短视的新潮观念，而取向一种积极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无疑反对因循守旧，重蹈覆辙，但却主张扎实前进，脚不离地。瞻前顾后，继承与超越，都统一在其中。这种历史观要求我们放弃那种总以为自己才是新元，之前与之后均是文化沙漠的主观臆想，要求我们平心静气地承认自己所处的短短几十年，只不过是岁月长河与艺术流变的一瞬间。而真正要推动诗歌前进一步都是要花费全部心血和毕生精力的，都需要同代人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不可能像“芝麻开门”那样来得偶然和轻易。那么，我们将不会醉心于新异一时的花架子，将不会试图在观念更新的名目下，幻想对诗坛做一次性手术，而达到起死回生，新代更始的目的。我们将站在现实，思索远古和未来，认认真真做我们应该做而又一定能做成的事情。那么，现在，让我们呼唤诗的抒情风格和文学品质的复归吧。

正如高尔基所说的那样，文学是人学。诗，更是人的情感的艺术。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人的情感存在的形式。无论是出之淡泊或是出之浓郁，诗都是诗人情愫的表现。玄想可以有趣，不如进而研究哲学，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岂不妙哉！生活琐事可以亲切，不如西窗夜话，述之亲朋，散淡闲适，方能

随意。何以为诗？只因为情动于中，而不能不发。因为是情，所以具有凝聚性，故诗宜短，一以当十，精纯为要。因为不能不发，所以具有不可遏制性，故诗宜“宣泄”，宜“抒发”，撼于人心，是为上乘。巧为篇什，终居其次。因为七情六欲，种种不同。故诗有千姿百态，顺乎自然，各有舒展，形式与内容俱生，技巧与真情同在，故能万变不失其真。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诗当然应有更多的表现手法，但保持其抒情性，当是保持诗之为诗的特征，使诗不至于“丧失自我”或“模糊自我”的关键所在。有人说诗的抒情时代已经过去。其实不然，新时期诗歌中，不正是那些呼唤民主与科学，呼唤变革与进步，呼唤人的价值与人的尊严，猛烈抨击时弊的抒情性篇章，更能激动人心吗？不正是由于时代的情绪，而产生出悲壮、崇高、凝重、博大和丰富的诗的美学风范吗？

天地之间，人是万物之灵。而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就在于他的情感世界较之于一般人更为丰富。真的，“世界其实很小很小/心，却很大很大”。那种思考历史，纵横千古的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你完全可以说它“语意直白”，或“未深入到意识边缘的深层次情绪”，但其动人之处不朽之处，正是那种真切可触的伟大的孤独之情！是的，诗人首先是钟情于人生的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生与死，爱与恨，出世与入世，久别与重逢，盈盈笑语与淡淡忧愁，慷慨悲歌与缠绵悱恻……皆为人生，莫不关

情！所以，其有所感便能感人，其有所思便能启迪人，其有所美便能美于人。这是真真切切有血有肉的人，这是代表人类备受情感折磨的人。具备这样的情感素质的人（当然，情的具体内容因时代而异），才有可能成为诗人。

与那种诗人必然与众人隔膜的看法正相反，从历史的角度看，真正的诗人是最能为人们所理解的。因为，人心终归是相通的。诗人的赤子之情，不能不让人感到亲近与可爱。不然，无法解释那么多人喜欢屈原与李白，无法解释那么多人喜欢杜甫与白居易的现象。

在当前的诗歌创作中，也有一些诗不尚技巧，而以真情动人。顺便抄录一首，略加分析。

悔 悟

郑子森

当我们终于懂了
我们已经永远失去
那些往事
岁月就这么蹉跎
我们终于学会爱了
但我们的爱人
早已因伤心而离去
我们徒然痛悔
徒然追忆

我们在桥上

看碧绿的水波
永不复返地流过
许许多多个夜晚
我们睁着苦涩的眼思索
不明白也不理解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我们多想重新经历
落照里，那些
镀满金辉的时刻
让初恋的拥吻恒久
让初夏的热氛围
慢慢地把我们泡醉
不熟透不醒来
那时我们竟会不懂
珍惜柔情和宽厚
不懂我们有义务
使爱我们的人快乐
我们就这样错过了幸福
我们永久失去了
那些往事 那些往事
当我们终于懂得
我们已不再是少年

这首诗不算典型，但也能说明问题。它的题材并不新鲜，在构思上也不别致，并没有在一种总体拟象下展开诗思（目前

很有些诗偏执于此)，并没有创造什么不一般的意象（目前也很有些诗偏执于此），他只是将一种生活实感，自自然然地抒发出来，却使人感到真切动人，感触良多。这是情感丰富的“过来人”的悔悟，对于有相当人生经历的人，不能不掀动他们内心的波澜。岁月无限而人生短促，往事不再，我们错过了多少机会！我们怎能不心有千结，感慨唏嘘！诗美的发现源于对人生最真切的体验，有感而发，这不是出自生命本体的冲动是什么？

以心为凭，读者总能明鉴：做出来的诗与抒出来的诗毕竟是不同的。做出来的诗也许更有技巧情趣，也许更耐读，绕几个弯子让人领悟也不失为一种意味，但总缺少一种打动人心的魅力。是做雕金琢玉的能工巧匠，还是做情真意切的抒情诗人，这当中有质的区别。这就是为什么被称为“后崛起”的众多派别，至今未能以作品超越新时期以来那些激动人心的现实主义篇章的原因之一。这是不是提醒我们：以抒情为特征的诗的现实主义精神，仍是有待发展的诗歌流变的主潮？

诗坛朝新暮旧，更迭瞬息的现象，反映出某种新潮观念的目光短浅，略无定见。而在对诗的抒情风格冷落的同时，诗的文学气质也被削弱了。争奇斗巧的意象竞赛，异化了诗的真格，使诗不再亲切。粗语、脏话或大白话的入诗，败坏了诗的高雅，使诗堕入庸俗。异想天开的玄思，潜意识与性意识的沉迷，随意的逻辑混乱的词句组接，使诗无须艺术构思，变得十分不需要文化素养和语言功力。诗显得那样不近情理而又可以随意涂鸦。于是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诗人不再是某种高层次文化现象的体现，而是一些扯淡的人，是一些到处都可以碰见的神经质的人，至多，只是一些在某种技巧情趣中陷得较深，

因而也钻出些道道的人，是匠人，玩弄雕虫小技的人。

不能再等待了。让我们呼唤真诚。呼唤诗的抒情风格和文学品质的复归。让诗歌革新的幼稚热在我们这一代逐渐冷却。让诗的变革与时代的变革同步前进。让我们真正为诗歌的发展作出切实有益的贡献。这正是我们作为现代人面对现实的实事求是的思考。这正是我们不自误于虚无，不自误于以假想的未来代替生动的现实，不自误于以形式淹没内容的清醒。我们因无比钟爱人生而钟爱诗，我们就不能不坚持诗的品格而使之免于异化。而异化与进步是背反的。

1988年

新诗：竞争的潜力在哪里

—

当今诗坛，流派纷呈，“主义”迭起。较之 1983 年与 1984 年的寂寞，已是一番热闹景象。但就作品而言，仍不能令人满意。佳作不多，力作少见。新异奇幻有之，深厚博大不足；灵气有之，大气不足。故而，尚不能夸说新诗黄金时代的到来。

新诗本可以成为艺术的宠儿。不少诗人特别是青年诗人认为：她是感知世界，顿悟人生，通向内心，达到超越的唯一途径。但事实上，当前新诗在社会上的地位，却远在影视文学及小说之下。《新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似乎有更多的读者和更大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即使从探索的角度看，电影《黄土地》，小说《你别无选择》，也比近两年的诗歌探索影响大。这的确是令人尴尬的。

这是什么原因？

也许，我们滥用了否定的武器。我们认准变革是一种历史趋势，因之锐意求新，这无疑是对的。但我们又将变革当做一

种时髦追逐，走向偏激。于是，四十岁否定五十岁，三十岁否定四十岁，二十岁否定三十岁，今天否定昨天，这一个钟点否定上一个钟点。我们总以为自己才是新纪元，头脑骤然膨胀。对于前几年出现的一大批激动人心的佳作（那是毫不逊色于同时的其他文学样式的优秀之作的——后面我们将举例分析），我们尚未深刻总结，充分评价，便轻率地否定。而对于本来应是多层次的诗歌创作，我们或偏执传统，或唯尚新奇，或独尊名人，或专宠年轻。反对旧的一统观念，又出现新的统一欲求。有人说优秀的现代主义诗歌出不来，其实优秀的现实主义诗歌也常常出不来。只不过各有各的视点，各有各的苦衷罢了。与小说发展的循序渐进相比（小说几乎在每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产生较有影响的作品），诗歌显得轻浮急躁。好像深怕落在历史的后面，于是来不及思考，来不及沉淀，便匆匆去捕捉未来。单以知青文学为例，在诗坛佳作尚少，却早已被目为陈旧，而拒绝开掘。小说却不断有新作问世，而进入更高层次，显得步履坚实。《在小河那边》、《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大林莽》等，可以举出不少有影响的作品。诗坛除《呼声》和《干妈》之外，知青题材难以举出更多佳作。柯云路、孔捷生、梁晓声等，也比不少同龄诗人有更高的知名度。这，恐怕不好只是抱怨人心不公，时与我违。

再者，当中国的窗口渐渐打开的时候，我们忽然认识了弗洛伊德。尽管我们对他所知有限，但他那“性意识”与“潜意识”的学说，却使我们如梦初醒。对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我们开始了本能的反叛。于是，山峰是女性的乳房，岩石是男性的喉结，牛仔裤交叉处的隆起、子宫等，便都成了我们的诗语。在给诗歌带来一些活力的同时，又排斥高尚，排斥典雅。